

马安信

边界，有一轮残月

四川大学出版社

27
61

责任编辑 陈丽莉

装帧设计 陈世五

边界，有一轮残月

马 安 信 著

※ ※ ※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 ※ ※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3.25 字数60千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614—0149—3/I·22 定价0.90元

马安信同志

言士兵之志

抒士兵之情

唱士兵之歌

作士兵的诗人

艾芜题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于成都

我的赞词

《边界，有一轮残月》

是一首长诗，

它出自一位青年诗人之手，

而这位青年诗人还是一位士兵，

这是难得的。

他如诗人百花园里，

开放了一株新花，

我表示热烈的欢迎！

愿他努力写作，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艾芜

1986年6月6日于成都

军威与诗神

——《边界，有一轮残月》序

尹 在 勤

这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有一天，诗人雁翼同志对我说：“有个部队青年诗作者，叫马安信，想学诗，态度很诚恳，也很勤奋。他找过我，也想找你，你看怎么样？”我说：“行！”就这样，安信同志与我结识了。雁翼和我，都叫他“小马”。

这十多年来，我们看着安信成长了起来。他是军人，他的本职工作并不是写诗，然而，他却利用节日、假日，以及许多个深夜，奋力地写作，在顺境或逆境中，都从未停笔。“才华出于勤奋”，这是雁翼同志为安信写的一篇专稿中的话，是的，迄今为止，他已出版过《红枣歌》、《彩霞万里》、

《草原的故事》、《火中的山鹰》等几部长诗集和短诗集。《陕西日报》、《西安日报》、《成都日报》以及四川的《文明》、《党的建设》等报刊，都对他的作品和成长道路作过专题介绍。他的这部

长诗出版之前，又先在几家广播电台播出和为成都军区《战旗报》所摘发过。

安信出版这部长诗，嘱我作序，我想大约就是因为他与我有了这么一段并不太短的相识历程，以及他的创作实践和我的诗学观点的大体一致。作序虽不敢当，但我却为诗坛上有着象安信同志这样一些真正在生活激流中奋进的诗友的成就而高兴，因而也愿意说几句并非一味恭维的话，写几句由此而引起的感思。

这部叙事长诗，出得殊实不易。据我所知，这部长诗七年前就写出来了。安信嘱我作序，其中的一份复印件，放在我手边也已是一年有余了。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几年出赚钱的东西容易，而出不赚钱甚至赔本的书却难上难。“钱”字当头，哪管你书中的思想与艺术价值。象这样一部叙事长诗，写的是抗越前线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带着浓烈的硝烟味，战斗味，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

“这部长诗是自己站着写的，它戴着钢盔，蹬着皮鞋，扎着武装带，雄赳赳地行进在自己战士的队伍里……”。这样的诗，怎能赚钱呢？怎能顺利出版呢？

然而，我却为此感到惶惑。诗神到了以“钱”来决定她是否能降临的时辰，实在使人悲哀。勿庸多言，以“钱”沽诗，是对诗神的玷污。而更令人

不解的是，我们的军人，浴血战斗在抗越前线，他们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他们中的不少英雄，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宁和幸福，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难道他们也是为了钱？可是，写他们的高尚情操，画我军军威的作品，却因为一个“钱”字而久久不得问世。

阻碍这类严肃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出版的原因，除了那个“钱”字而外，更有近年来的一种时髦“理论”。有的论者就公开断言，诗不能写“昂扬奋发之情，诗首先应该‘叫人沉醉’”；并说什么“一加上‘革命’二字，就难以概括诗歌创作的普遍规律。”即使是爱情诗，也应该写纯爱纯情，而再不能“象六十年代的闻捷那样，只写别人的爱情（而且还要涂上劳动、战斗之类的保护色）。”鼓吹这种“理论”的，虽然是个别人，但却不可低估它对诗坛造成的恶劣影响。它象一只无形的手，妄图扼杀革命歌者的咽喉。

哪知，革命者的咽喉是扼杀不了的。一大批专业的、业余的、年长的、年轻的诗人们，他们仍然在高唱着奋进之歌。在我所认识的诗友中，安信就是其中的一位。实事求是而论，我并不认为安信的这部叙事长诗在艺术上就那么完美无缺。但是，它却具有一个最可宝贵的特色，这就是它并不是为追风而写出来的，不是为“叫人沉醉”得软绵绵躺下而写出

来的，而是以战士的爱憎，在开拓着战士高尚的情操，谱写着战士奋进的旋律。作者写出这部诗，有胆有识不为赚钱的出版家出版这部诗，以及部队组织、领导对作者的大力支持，都是对当前诗坛一种功德无量的奉献，也是对那种时髦“理论”的一次有力的回答。

自然，我也并不如此偏狭，并不认为只有与自己诗学观点相一致的朋友们写的诗才是诗。诗与其它姐妹艺术一样，永远需要“百花齐放”，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作品，都能够提供广大读者多层次的审美要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是最宽广的。只要这个大方向一致，诗界同仁完全可以也完全需要互相并存、互相竞赛、互相宽容。可是，现在突出的问题应是为严肃的作品争生存。

象《边界，有一轮残月》这样的诗，真的会没有读者？我不相信。我相信的是，至少有成千上万的如今被某些人讥讽为“大兵”的读者会读，而且那些“大兵”们，尤其是奋战在对越作战的前线的“大兵”们，会含着热泪去读，读过之后，会从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因为诗中抒写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情操。而且，我还相信，绝不仅仅是“大兵”们，凡是正直的、有良知的人们，也会乐意读一读这样的作品，从中感受

到、领略到一种人间的高尚美好而复杂的情愫。

谁不希冀月儿圆？谁又忍心月儿残？在这部叙事长诗中，男女主人公阿亮和阿月，这一对异国同族的恋人，他俩爱情的月儿，本应是圆圆的。在边界那一河之隔的两片国土的宁静的上空，以往冉冉升起的这类圆月的月亮，已不止一轮。中越人民本是世代友好的。异国同族男女之间的这种美好的爱情，本是这种友好的纽带和彩虹。然而，越南当局背信弃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却破坏了这种传统的友谊，损伤了阿亮与阿月这一对恋人的“圆月”。边界，那一轮残月，便是对越南当局的罪恶行径的血和泪的控诉。

一对恋人，在战场上却彼此对峙，成了敌人。诗人对这一题材的处理，是颇为得体的。他丝毫没有把这一对男女主人公往日的相恋与此时此刻在特定境况下的对峙简单化，而是充分揭示出了越南姑娘阿月被越南当局驱赶上了前线的苦痛与愤懑，又充分揭示了我军战士阿亮既珍视往日的恋情，更燃烧着对敌人满腔怒火的高尚情操。应该说，这虽是一个并不十分新鲜但却十分敏感的题材。如果在处理的分寸上稍为把握不当，就会要么流于概念化，要么流于庸俗化，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安信的这部叙事诗却以其得当的处理，把这一敏感的题材开拓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在我看

来，这部诗中写得最为精彩、最为感人的是第二章《兄妹，相逢在血与火中》以及第四章《爱恋，已葬埋在战火里》。这两章特别是第四章，把阿亮与阿月这对恋人在战场上作为敌对营垒的成员相遇的那种极其复杂的感情，抒写得入理又入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再就全诗而论，诗人在总体的艺术处理上，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为了削减诗中“事”的成份而加强诗中“情”的成份，又不至于对整个背景和诗情发展的脉络交待不清，诗人别开生面地采用了从《序曲》开始，每一章都先用诗前小引的叙述文字作了提示，把“事”的成份都尽量置于这叙述文字的提示中，这样就留下了大量的空间，以便在分行抒写的文字中进行尽兴的抒情。这是诗人在总体艺术把握上的一种别具匠心的安排。从实效来看，这种安排是较为成功的。叙事诗和抒情诗最大的区别，在于叙事诗中少不了一定的人物、场面和情节，即少不了“事”的成份；然而，叙事诗也是诗，它又和抒情诗一样，少不了“情”的成份。如果让前者掩没了后者，读者何不痛痛快快地去读小说？读者渴求于叙事诗的，仍然主要是经受一种感情的激荡，因而叙事诗应该是以诗叙事，换言之，即让“事”溶解于“情”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安信的这一部叙事诗，较之他的以前出版的几部叙

事诗，无疑是一种突破，它标志着这位年轻的诗人在对叙事诗的艺术特质的把握上，已开始走向了成熟。

当然，缺陷还是存在的。在我看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体提炼似嫌不够，从“序曲”到“尾声”。其间也许还可删削去某些枝蔓；二是某些语句略嫌直露，似还可进一步升华，从而融铸出耐人咀嚼和寻味的情韵或哲理。

安信在《后记》中说：“《边界，有一轮残月》这部长诗虽非字字珠玑，成功佳作，但却是自己长期深入生活，身在兵之中，采撷来的来自生活的花朵。”我十分赞赏这位部队诗人的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道路。身在兵之中的诗人为兵歌唱，是应尽的天职。我始终固执地认为，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其基本精神永远是正确的。即使在今天，兵和工农一样，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一支主体力量。为兵讴歌，包括讴歌他们在战火硝烟中的冲杀和他们新美如画的爱，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于今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深感不能忘情我们大写的“兵”的。

然而，我坦率地认为，在如今的诗坛，兵之歌

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诗人为我们可敬可爱的兵歌唱。我们需要对更多的身在兵之中的诗人和业余作者们以更大更切实的扶持。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包括社会主义诗歌，在题材和风格上应该是多姿多彩的，这种多姿多彩也包括对军人生活的多侧面、多层次的反映。军威与诗神，在他们之间搭起一条彩虹，只会使我们的艺术更加绚丽多彩。

因而，我期待安信与众多部队作者一道，更坚定地保持自己的军人本色，多唱一点志气歌，多唱一点净化人们灵魂的歌。历史将会作证，这样的歌声是属于人民的。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于成都

目 录

我的贺词.....艾 芜

军威与诗神

——《边界，有一轮残月》序尹在勤

序曲 朋友，听我哭唱一支歌 1

1 雨夜，青草丛中的新坟 7

2 兄妹，相逢在血与火中17

3 中秋，圆圆的月亮升起31

4 爱恋，已葬埋在战火里43

5 月儿，慢慢地沉入西天57

尾歌 夜空，月缺总有月圆时73

后 记..... 1



序
曲

朋友，听我哭唱一支歌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五点五十分，雨后复晴，山谷里的雾特别的密、特别的浓。十几步以外，谁能把人和物分辨得清楚呢？

就在这夜黑雾浓的时刻，就在这苍青翠绿的界河北岸的宁静中，突然大地猛烈地晃动了一下，震撼世界的庄严而又神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

这首诗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炮声隆隆、遍地硝烟的中越边界上，它在中越边界的白石岩地区、藤条河河畔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流传，经久不衰。刚刚入伍的瑶族战士阿亮曾经很完整地讲述过它。今天，它仍在我们的军营里四处传诵……

谁能说它仅仅是阿亮阿月悲欢离合的故事？它分明是中越两国人民恨与爱，血和泪谱成的歌。它美妙而又感人，使人沉醉消魂；它深沉而又悲壮，催人泪如泉涌；它真实而又离奇，令人索胸荡怀……

这首诗的故事虽然已经过去整整八个年头了，
但令人永生永世难以忘怀，它就象用刀子深深地镌
刻在我的心上……

含泪的云飘呵飘，祖国边界的夜色朦胧，
一轮月儿浮呵浮，在一片片含泪的云中；
人们说，十五月儿圆，就象花儿照样红，
可谁知，十五月儿缺，就象石头没笑容；
人们说，远了的是那无忧无虑的童年，
可谁知，近了的是那忆念的五彩画屏……

听我唱支歌吧，阿亮阿月是它的主人公，
这支歌就飘荡在中越边界那片血与火中；
它奇特的旋律如怨如泣，是那么深沉，
旋律里有血泪的控诉，有真理的抗争；
云彩不忍听它呀，会悄悄地飞到天涯，
泉水不忍听它呀，会默默地钻进石缝。

呵，我年轻的朋友们啊，你们可曾听过这支歌，
它一声重，一声轻，震响在多少战士的心中；
这歌儿如海浪，一泻千里，激流涌进，
这歌儿根植生活，播出了倒春的寒冷；
它会变成泪呀，在人们的眼眶里不断滚动，